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哪個「正統」？何須「基進」？ ——「基進正統」神學論題引介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Pa, Chin Ken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7-06 22:13:40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935

哪個「正統」？何須「基進」？

——「基進正統」神學論題引介

曾慶豹

主題策劃

兩種聲音的相互考驗——規避對自身提出之神學問題進行研究的哲學聲音，以及規避與自身無法避免之哲學議題交鋒的神學聲音——啓發了一種哲學神學的新進路，一種同時在哲學上基進、但在神學上正統的進路。¹

——沃德（Graham Ward）

不到十年的時間，「基進正統神學」（Radical Orthodoxy，一般譯作「激進正統」）躍升為英語學界極為引人注目的神學標誌，有不計其數的文章圍繞着他們進行批評和討論，且通過了一系列書籍的出版，從英國劍橋到北美的加爾文學院（Calvin College），嚴然給人一種銳不可當的感覺。

一本題為《基進正統引介：刻畫一種後世俗的神學》（*Introducing Radical Orthodoxy: Mapping a Post-secular Theology*）²於二〇〇四年未出版，企圖全面說明基進正統興趣的議題，以及這場運動中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和問題

1. Graham Ward, 《巴特、德希達與神學的語言》（*Barth, Derrida and The Language of Th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頁xviii。

2. James Schmitt, 《基進正統引介：刻畫一種後世俗的神學》（*Introducing Radical Orthodoxy: Mapping a Post-secular Theology*; Michigan: Baker Academic, 2004）。

意識。不管將來是否成爲學派或僅僅是少數個人風格的叫囂，不管基進正統未來的命運究竟如何，它已然成近年來極速躍升於大西洋兩岸的神學思潮，儘管評價不一，且前景仍有待觀察，然而，作爲「話題」的基進正統，其神學「策劃」(programs)是值得關注的，通過論戰性的文章，以及種種對他們的批評，這或許正好加深對基進正統內容和涉及範圍的刻畫。

基進正統究竟是指「哪個正統」？正統(Orthodoxy)不是保守(conservative)的嗎？爲何它又是「基進」(Radical)的呢？這兩個看似衝突性的組合似乎形成一個潛在的不解之惑，或許正是「基進正統」這個說法不易就字面把握，對於它的界定和說明成了一個多聲的頻道，所以，沃德(Graham Ward)把它界定爲一種神學「觸感」(sensibility)而非「運動」和「派別」，不管是「觸感」、「運動」或「派別」，它都不是指這個神學思潮的階段性發展或其思想分量，這正好說明了「後世俗」神學的狀況：又愛又恨(for and against)。

一九九七年，米爾班克(John Milbank)等人在英國召開了一次圓桌會議，首次提出了「基進正統」的口號，接着「基進正統」系列叢書於英國陸續出版，包括了《基進正統：一種新的神學》(*Radical Orthodoxy: A New Theology*, 1999)和《基進正統？——天主教的提問》(*Radical Orthodoxy?- A Catholic Enquiry*)兩本提綱挈領的書。³二〇〇二年，一個「基進正統組員工作小組」於加爾文學院組成，漸漸變成了福音派或改革宗神學所關注的對象，有

3. John Milbank & Catherine Pickstock & Graham Ward編，《基進正統：一種新的神學》(*Radical Orthodoxy: A New The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9); Laurence Paul Hemming編，《基進正統？——天主教的提問》(*Radical Orthodoxy?- A Catholic Enquiry*; Aldershot: Ashgate, 2000)。

心人士確實想更積極發展這個得來不易的神學運動，可見，基進正統的後勢還有待推進，將來會呈現出何種面貌尚未有最終的定論。

基本上，這個學派主要有三位代表人物：米爾班克、沃德、皮克斯托克（Catherine Pickstock），前兩位在著書立說上着力最多，後者成了基進正統的發言人，負責回應各界的批評。事實上，基進正統並沒有一套屬於大家想當然的所謂「共同立場」或聲明，米爾班克和沃德這兩位思想家差異就相當大，前者通過歐陸社會理論的方式企圖消解世俗理性對神學的入侵，後者則是以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和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等法國式「解構」的進路克服形上學長期對神學的統治。

把Radical譯作「激進」，給人一種「極端」的感覺，以及偏激、情緒、狂妄之類的標籤，恰恰它又是指一種「神學」立場，加上與「正統」（正確意見）接連時，更易使人產生對其「保守」的性格和「政治正確」，甚至構成「原教旨主義」的聯想。因此，譯作「激進正統」，意思會變成「極端的正統主義」，但是，Radical顯然並非指其激進性，Orthodoxy也不全然是傳統主義或基要主義的意思。⁴

「基進正統」的「基進」既非偏激，也非一種情緒，它恰好反對所有在「現代性」框架下所建構出來的「偏激」神學，他們批判自由神學，也反對新正統式的巴特主義神學，他們所反對的就是那些根據「二元」的形上分類來進行思考的思想。⁵「基進正統」的「基進」主要是切換這種

4. Catherine Pickstock, 〈正統是基進的嗎？〉 (Is Orthodoxy Radical?), 載「肯定天主教」 (*Affirming Catholicism*; an electronic website at <http://www.affirmingcatholicism.org.uk/>, downloaded on 20th February 2004)。

5. Catherine Pickstock, 《書寫之後》 (*After Writing: On the Liturgical Consummation of Philosophy*; Oxford: Blackwell, 1998), 頁 119-266; 以及 John Milbank & Catherine

關係，企圖走出現代與後現代二元對峙的困局，擺脫神學在二元框架底下變調或不由自主的對世俗理性的依賴和順從。值得注意的是，「基進正統」的「基進」做法卻是使得「正統」本身變得充滿着可能性，不是簡單的「回歸」，更不是消極的「回應」，「正統」不過是使得「基進」找到了「根源」，這個「根源」不是指對傳統的辯護，而是成爲傳統與現代的「根本性超越」(radically beyond)，且更具有「大公性」的思想。「基進」使「正統」變得非對立於「現代」的「傳統」，「正統」不再理解爲保守，相反的，它被理解爲一種「典範」，這是一個可資選擇的「典範」，一個「超越」的典範。

基進正統在與兩者皆保持距離的情況下，辯證地採取一種具有極端主義(extremism)特質的調節(moderation)手法，以克服任何披着保守主義或自由主義外衣的現代性思想。⁶米爾班克如此界定基進正統的愛(for)與恨(against)：

基進正統的確是一種智識性、普世性以及文化性調解(Mediation)的運動。它同樣反對純粹理性與純粹信仰的斷言，同樣反對各教派壟斷救恩的宣稱與對教會訓令的漠視，同樣反對作為一種「內在封閉性個人術語」的神學，與修正自身以迎合未經質疑之世俗假設的神學。在如是意義下，它即是一種「中庸之道」(via media)。⁷

Pickstock, 《阿奎那論真理》(Truth in Aquinas; London: Routledge, 2000), 特別是第二章。

6. John Milbank, 〈基進正統的提案〉(The Programme of Radical Orthodoxy), 載Hemming編, 《基進正統?》, 同前, 頁33。

7. 同上。

總之，Radical 在此指的是：（批判）的哲學，包括任何顛覆或協助我們產生對哲學或理性不信任的哲學或思想，當然不是指過去一般意義的「非理性」的思想；Orthodoxy 則是指：帶有普遍主義的宗教或大公教會色彩的神學。

事實上，基進正統神學是英國神學內部的一個重大「轉向」。英國神學向來都是新教神學的天下，給人一種隔世的感覺，受到兩方面的影響，一是英國經驗論背景底下對實證論的挑戰始終作出頑強的反擊，結果表現在一群充滿新教色彩的宗教哲學家，如希克（John Hick）、斯溫伯恩（Richard Swinburne）等人，另一個則是「右翼巴特」的隔代子弟，推進了新正統派神學的發展，包括威伯斯特（John Webster）、根頓（Colin Gunton）等人。基進正統與英國向來的神學氛圍相當不同，他們多數受到來自歐陸哲學的影響，比較少關注原來受到英國經驗論影響的議題，不管是米爾班克的《神學與社會理論》（*Theology and Social Theory*），⁸或是沃德對法國哲學的欣賞，都表現出一種歧異的神學面貌，⁹相當程度不同於他們的英國同胞們，甚至對於「歐陸」的「天主教（新）神學」示好，也是向來受聖公會神學支配的英國神學界少有的現象。換言之，基進正統更關注歐陸神學或哲學的進程，更多留意「形上學終結」的問題，或感受到「後現代思想」的氛圍，有意識地走向「基進」（形上學）的道路，並向「正統」（大公神學）靠攏。¹⁰

8. 《現代神學》（*Modern Theology*; Vol.8 No.4 [1992]）曾作了一期專號討論《神學與社會理論》一書。

9. 基進正統中以沃德的立場最具「德希達」色彩，Guy Collins，〈為德希達辯護：回應米爾班克和皮克斯托克〉（*Defending Derrida: A Response to Milbank and Pickstock*），載《蘇格蘭神學期刊》（*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54 [2001]）。

10. Catherine Pickstock，〈回答福特和科林斯〉（*Reply to David Ford and Guy Collins*），載《蘇格蘭神學期刊》54（2001）。

顯而易見的，這裏牽涉到「轉向」的問題。英國神學向來就與歐陸神學大相逕庭，恰好又面對此時此刻歐陸神學家的「冬眠狀態」，歐陸神學家對於哲學的批判與轉化似乎停在海德格爾那裏就缺乏前進的動力了，上個世紀的神學（大）家仍主導着歐陸（德語）神學的走向（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雲格爾[Eberhard Jüngel]），似乎仍然沒有看出一種可能的新的氛圍的來臨，德語神學顯得欲振乏力。

不管是社會理論或是解構哲學，都展現了一種從歐陸哲學內部爆裂的力量，基進正統正是看到了「後韋伯」（米爾班克）和「後海德格爾」（沃德）的創發力，這條思想成果成了一種重新表述「正統神學」的利器，同時也爆炸開了長期以來一直支配着英國神學的經驗論幽靈，走向「社會理論」、走向「後形上學」的超越或批判的道路。如何克服英國神學的思維方式：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啓示／理性形上學、經驗／思辨、（實證）知識論／辯證論等之二分區別，從知識論問題轉向於形上學問題，這正是基進正統神學欲走出一條道路。¹¹

有別於英國（經驗）神學的進路，基進正統轉向於企求後形上學的思路，當然不是恢復某種形上學，而是在後形上學或後尼采的歐陸哲學底下耕耘出一個選擇性的道路，在英國神學的語境中稱之「後世俗」是最為恰當不過的了，與之相對的，英國右翼巴特主義神學的思想家們仍困守於「世俗」與「神聖」的框架中。

基進正統從英國到北美的崛起，對漢語神學界又意味着甚麼呢？

11. Stephen H. Webb, 〈對於基進正統的一個北美觀點〉（A North American Perspective on Radical Orthodoxy），載《美國本土》（Stateside, 2001）：Pickstock, 〈回答福特和科林斯〉，同前。

漢語教會神學院長期以來主要是受「英國」神學影響的。不管在香港或是馬星，對於歐陸近一百年來的思想變化關注得很少，一方面可能是語言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許是師承的關係，所以，把持着漢語教會神學院的教授或學者專家，一般很少涉略現象學、詮釋學、解構、批判理論等「歐陸出口」的思想理論，或者，也基於英國神學的經驗論氛圍，對帶有強烈思辨和形上學色彩的歐陸思想不感興趣，之所以對巴特神學感興趣，也是因為英倫新正統派「右翼巴特」的影響所致，像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默茨（Johannes Baptist Metz）、孔漢思（Hans Küng，又譯漢斯·昆）、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雲格爾、艾伯林（Gerhard Ebeling）等人的研究，我們在漢語教會神學界仍找不到出色的成果。

傳統以來，英國神學比較關注的是「知識論」問題，對於英國神學困限於爭論「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兩極神學論述，基進正統提出另一種可能，屬一種整合和對話的進路。這條進路即是企圖超越「現代性形上學」劃分的做法，在這個意義下，基進正統尤其重視「前現代」的中世紀神學（自然的恩典化）；同時，對基進正統來說，虛無主義的問題正是上述形上區分的後果，與現代性之間具有共謀的關係，可是，如何超越虛無主義的問題，原不是英國神學所關注的。¹²

漢語神學近年來在中國的發展，儘管仍有待推進，但是卻明顯的傾向於歐陸思想的學者居多，「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近十年來的工作，主要也是增補歐陸思想這塊缺口，可見其艱辛的程度。就像基進正統在英國神學

12 Rachael Kohn, 〈拒絕現代性：基進正統〉（Rejecting Modernity: Radical Orthodoxy），載「萬物之靈」（*The Spirit of Things*；November 7, 1999, an electronic website at <http://www.abc.net.au/m/relig/spirit/>）。

走出了一條通道，儘管蕞路藍縷，畢竟還是引起了英國神學內部的重視和討論，同樣的，漢語教會神學是否更多地進入歐陸思想語境的神學，這就有待我們自己努力了。

本次專題選譯了米爾班克在《神學與社會理論》的最後一章「另一個城市」的部分，藉此看出基進正統何以經常把自己的神學標示作「繼承奧古斯丁」；米爾班克的〈基進正統的提案〉可以看到基進正統與新正統派的區別、為何靠向天主教大公神學、對「康德—黑格爾」現代性方案的全面拒絕、對後現代虛無主義的反擊，以及如何以調解型的神學超越現代性尋求替代性的方案。斯蒂芬·朗（Stephen Long）在其《神聖經濟》（*Divine Economy*）中出色地發揮了米爾班克的思想，成了最早在北美地區最為推崇基進正統的學者；福特（David Ford）綜合了學界對基進正統所作的批評，並置於英國神學的語境中作出反省，其對基進正統的批判相當的中肯，同時也給基進正統成員提出了極為珍貴的建言。¹³感謝各位譯者的遙譯工作，特別是譚浚明先生的多方協助。李天鈞的文章勾勒出這個「運動」的面譜；周學信則針對米爾班克的某個論點作了相當深入的剖析，算是填補了漢語學界的空缺。¹⁴

漢語教會神學如何學會抵制「獻祭經濟學」的誘惑、如何操作神學對「存有論暴力」的解構，成了推進基進正統可資參考的旨向。這個專題的策劃在漢語學界只能算是「起步」。

13 對基進正統批判火力最強的當屬Paul D. Janz,〈基進正統與晦澀主義的新文化〉(Radical Orthodoxy and The New Culture of Obscurantism)，載《現代神學》20（2004）。

14 截至目前，漢語學界寫過與基進正統相關的文章不多，我曾在一本書的部分章節中討論過米爾班克的《神學與社會理論》書中的觀點，參見《上帝、關係與言說》（台北：五南，2000），頁378-383。古斌的一篇書評提及基進正統的部分：Gavin Hyman,《後現代神學的困境》(The Predicament of Postmodern Theology: Radical Orthodoxy or Nihilist Textualism?)。

附：「基進正統」的文獻回顧與評介

1. John Milbank, 《神學與社會理論：超越世俗理性》(*Theology and Social Theory: Beyond Secular Reason*; Oxford: Blackwell, 1993)。本書是頭號代表人物米爾班克於「前基進正統時期」的成名之作，作者全面展開對歐陸思想的神學清理，其中明確地扣緊着以「社會理論的轉向」來揭示現代世俗理性如何地以神學為前提、頭足顛倒的解構現代的世界觀。米爾班克深入地把握了世俗理性的神學內核，認為世俗實證主義皆呈現為一種實證神學，因此源於此世俗化的框架，一種二元論的思考全面地佔據了現代科學理性的思維，以及它如何地形塑現代社會的世界觀。對此，神學正處於此形上學前提之下，被迫脫離公共政治（社會）與知識（學術界），退守私人領域與個體意志。米爾班克進一步描繪和批判了黑格爾、馬克思的辯證法，繼承了韋伯對現代性的反思，以及在各種自海德格爾以降的後現代性的問題意識中，批判形上學暴力、思考德性與差異，及其以終末論視角提出的「原初和平創造」概念。儘管本書談論的思想與人物極為廣泛，米爾班克始終站穩在神學的關注點上來推進其對各種理性學科的批判，從中已隱約地看出他如何站到奧古斯丁的思想主張上，這似乎成了以後基進正統的基調。
2. John Milbank & Catherine Pickstock & Graham Ward 編，《基進正統：一種新的神學》(*Radical Orthodoxy: A New The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9)。本書是由基進正統三位主要精神領袖所編輯的、英語學界第一本完整介紹基進正統思想的論文集。當中收錄上述三位以及一些參與基進正統的學者，和觀察評論此一思想運動之學者的論文。闡述基進正統不僅僅是一種對前現代思想神學式的回歸，它更穿梭於各個已被世俗主義（secularism）所完全佔領的思想場域，如美學、

政治、性、身體、人格、語言、慾望、虛無主義等；將其重置於基督信仰的立足點上以及神學的框架內，即以三一論、基督論、教會及聖禮等信仰語式加以重新詮釋。藉由描繪一種面對現代性全面潰敗之處境的新神學，揭示一種基進的正統神學的可能性，並為後現代性所呈現之困局提供出路。

3. L. P. Hemming 編，《基進正統？——天主教的提問》(*Radical Orthodoxy?—A Catholic Enquiry*;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2000)。本書是一九九九年六月於倫敦大學海斯羅珀學院 (Heythrop College) 舉辦的同名研討會的論文集，也是英美天主教學界與基進正統派進行的一次思想對話。其中收錄的論文探討了基進正統派對於天主教學界與北美學術脈絡的意義、基進正統派的思想提案及天主教對此提案的回應、基進正統派對前現代時期的神學思想的回溯及其對當代思想問題的處理等主題。論文的作者包括基進正統派的三位主要思想領袖——米爾班克、沃德與皮克斯托克，以及英美天主教學界的諸多位學者，進行極為誠懇和廣泛的對話。
4. J. K. A. Smith, 《基進正統的引介——刻畫一種後世俗的神學》(*Introducing Radical Orthodoxy: Mapping a Post-Secular Theology*;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4)。本書是英語學界中，非基進正統派的學者對於基進正統派的第一本完整詳盡的介紹性專著。作者出身自改革宗傳統 (目前是美國加爾文學院哲學系的副教授)，因而本書可視為基督新教改革宗對於基進正統派的回應，以及作者向改革宗傳統引介基進正統派的一種嘗試。內容包含對基進正統派的描繪與定義、說明其回應「後世俗」(post-secular) 處境的思想內涵、評估其對於前現代傳統 (如柏拉圖、奧古斯丁、托馬斯以及司各脫等人的思想) 的後現代詮釋，並與其他後現代思想家 (如德希達、卡普托等人) 進行比較。更有對基進正統派三

位精神領袖之思想的全面性詳述與反思，並提出改革宗傳統的回應。

5. G. Hyman, 《後現代神學的困境：基進正統或虛無文本主義？》 (*The Predicament of Postmodern Theology: Radical Orthodoxy or Nihilist Textualism?*;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1)。在本書中，作者深入地揭露了兩種壁壘分明的後現代神學思想學派——以米爾班克的思想為主軸的基進正統派及以庫比特 (Don Cupitt) 的思想為主軸的虛無文本主義——的問題。作者以後現代的思想視角，批判米爾班克的思想提案；並且指出庫比特的思想進路的主要困境——即其不夠徹底地後現代。最後引用泰勒 (Mark C. Taylor) 與塞爾托 (Michel de Certeau) 之著作中的思想，指出超越米爾班克與庫比特對後現代處境之回應的第三種後現代的思想方案之可能性：虛構的虛無主義 (fictional nihilism)。
6. C. Clayton, 《崇高的神學》 (*A Theology of the Sublime*; London: Routledge, 2001)。本書是對基進正統派的一種批判性回應，作者以基進正統派所攻擊的康德哲學為思想資源，並說明當代歐陸思想家如海德格爾、德希達、李歐塔 (J.-F. Lyotard) 以及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等人的思想中，諸如自我、時間與想象等生存性概念 (existential notions)，與康德哲學的關聯；因而證成康德思想對於後現代哲學與當代神學的適切性與重要性，並試圖發展一種建構式的激進神學 (constructive radical theology) ——一種崇高的神學，其為康德第三批判的崇高概念與第一批判的先驗想象 (transcendental imagination) 的一種聯結。
7. J. D. Caputo, 〈當我愛上帝之時我究竟是愛甚麼？——解構與基進正統〉 (*What Do I Love When I Love My God?*

Deconstruction and Radical Orthodoxy) ，載 J. D. Caputo 等編，〈追問上帝〉 (*Questioning Go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頁 291-317。本文出自一九九九年十月於維拉諾瓦 (Villanova) 大學舉辦的第二屆「宗教與後現代主義：追問上帝」研討會的論文集。卡普托是一位德希達思想的專家，也是史密斯 (James K. A. Smith) 的指導老師，對基進正統派有一種獨特的期待。作者分析一位最具有德希達思想淵源的基進正統派學者沃德在同一場會議中所發表的文章〈追問上帝〉 (亦收錄於同一本論集中) ，以及沃德的早期著作《巴特、德希達與神學的語言》一書中對德希達之觀點的前後差異，質疑沃德對德希達的「不可判定性」 (undecidability) 的理解，進而廣泛地批判基進正統派對於解構的詮釋。

8. D. S. Long ，〈基進正統〉 (Radical Orthodoxy) ，載 Kevin Vanhoozer 編，〈劍橋後現代神學指南〉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ostmodern Th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頁 126-145。本文出自於劍橋大學出版的《劍橋後現代神學指南》論文集，作者為美國迦勒神學院的系統神學教授，是北美最早推介基進正統派的學者。本文描述了基進正統派所回應的現代先驗主義 (modern transcendentalism) 的思想處境，及其與諸後現代性思想的異同，將基進正統派定調為對於後現代思想的一種「又愛又恨」的批判性採納的立場。接着定義基進正統派的思想內涵，闡述其克服形上學的諸多思想方案，揭示基進正統派實為後現代哲學觀點的一種神學式的完備實現。